

人 歲月 事業

邱健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人·岁月·事业

——邱健“人物采访记”选

邱 健 选编

人 · 岁 月 · 事 业

邱 健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74,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册

ISBN 7—80519—035—6/I·11

统一书号: 10354·027 定价: 1.75元

责任编辑 府建明

目 录

春天的风

——读一本尚无书名的书稿…………戈扬（1）

“垂暮欣逢此盛世，愿随青壮赴长征”

——访人大副委员长胡厥文…………（7）

从归侨到将军

——访人大副委员长叶飞…………（26）

从女工到部长

——访纺织工业部部长郝建秀…………（39）

“红色资本家”出山以后

——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53）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生前轶事…………（65）

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7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访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陈翰笙……（86）

一个勇于探索和创新的人

——访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100）

从《大渡河》到《大风歌》

——访著名剧作家陈白尘 (113)

不用扬鞭自奋蹄

——访著名老报人徐铸成 (124)

一个为第二祖国献身的伟大女性

——访李立三夫人李莎教授 (133)

故乡人民永远怀念他

——记当代著名艺术家赵丹 (144)

满目青山夕照明

——访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 (155)

一首哀婉凄楚的歌

——记当代著名影星周璇 (164)

从一条船起家的亿万富翁

——记世界船王包玉刚 (176)

从船家之子到经济强人

——访香港著名企业家霍英东 (189)

风雨同舟数十年

——访全国政协常委马万祺 (200)

企业家·学者

——访安子介先生 (205)

第一个到珠海投资办厂的人

——访香港曹光彪先生……………(213)

天涯浪迹四十年

——记一个老船长的故事……………(221)

她第一个进入工人阶级队伍

——访原工商业者何玉兴女士……………(236)

重访“金笔汤”……………(245)

武当拳艺正宗传人

——访宣统皇弟溥仪……………(253)

“傻子瓜子”风波记……………(260)

春 天 的 风

——读一本尚无书名的书稿

戈 扬

近几年来，我与邱健同志经常有些接触，多半是为了稿子或是和稿子有关的事情。她在《中国建设》，我在《新观察》，每次见面或是通电话，一谈起来自然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而这两个刊物，一个对外，一个对内，文风上又比较相近，配合起来也就更为方便。但是尽管如此，说到底还是我求她的次数多，她求我的恐怕一次还没有哩！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她经常在外面跑，再加他们的刊物是月刊，用什么文章往往早有计划，而我们的刊物是半月刊，又缺少准备，打乱仗的现象是比较多的。“喂，邱健，你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呀？”她一听到我的声音，便兴致勃勃地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这时候，在我的耳边便仿佛吹来了一阵新鲜的风，使我茅塞顿开，兴趣盎然。于是我便就共同关心的人和事提出要求了：

“喂，邱健，你给我们写一篇吧！”每逢这样的
时候，她总是满口答应，不用多久，文章便寄
来了。

我是什么时候认识邱健的呢？这可是三
十七、八年以前的事了。那还是在解放战争期
间，我已从华中到了山东。那时候有一个随军
转移的山东大学，学校里有一个新闻专业，她
是进修的学员，我名义上是讲师。但是她那时
是什么样子，我无论怎样追忆，也很难具体地
说出来。这也难怪，都是一色的灰布军装，一
式的灰军帽，老是夜里行军，白天休息，上课
的机会少，再说我在那里的那一段时间也很
短。倒是十年动乱以后，我回到北京，一位似
曾相识的年轻的老战友出现在我的面前，她
就是邱健。不但名字熟，相貌也熟。她是南通
人，喝长江水长大的，长得比较秀气，又有着
我所熟悉的乡音。她动作洒脱，思想敏捷，虽
然已是过了五十的人，却象是一个充满活力
的小伙子，越看越象是我们那个老根据地出
来的当过兵的女同志。她事业心强，不婆婆
妈妈，而又富有人情味，就这样一来二去，我
们便联系上了，直到如今没有中断。

不久前，邱健同志说是要将她这几年来发表在各报刊上的文章编一本书，希望我写点什么。我便也学着她的样，满口答应了。她因为忙，文章的复印稿是陆续寄来的，我也因为忙，接到书稿后是抽时间陆续读完的。我有时一边读，一边念叨：“这个邱健，真可说是八十年代的一位活跃的女记者，才几年工夫就写了这么多的东西。”她的这些文章，有的我已读过，大部分是没有读过的。现在读来，觉得很有味道，好象品尝刚从树上摘下的果子，带着清香。不过这些果子有甜有酸，也有的苦涩得耐人寻味。这是因为她所访问的是各种不同的人，有的散居祖国各地，有的在港、澳和海外从事各种活动。其中有闻名世界的大企业家，有中央的女部长，也有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还有被遗弃的王子。在我们这个伟大时代里，这些人各自走着不同的路，有着不同的命运和遭遇，如今都走到一起来了，走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所指引的四化建设的道路上来了。

闭卷默思，书中人物仿佛在我的眼前活动着，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卷。这是一幅什么

样的画卷呢？确切地说，这是一幅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令人振奋的画卷。其中有些人，如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也就是我们在新四军里所熟悉的宋亮同志，他怀着共产主义的理想艰苦奋斗数十年，到了六十年代，为了从理论上坚持阐述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法则，扭转“左”的思想和做法，使祖国繁荣富强，又进行了多么艰巨的斗争呵！这是因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由于生产落后，身上背的包袱太重了。一个是封建意识，一个是小生产思想方式，加上“左”的思潮，长期以来人们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已经习惯，一旦开放搞活，倒反而感到不那么习惯，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改革的严重干扰。这些都告诉人们，要实现二〇〇〇年翻两番的目标，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需要亿万炎黄子孙，披荆斩棘，全力以赴，开辟走向未来的道路。

回顾我们的这位女记者邱健同志，经过十年沉寂，一旦春风吹遍大地，她扬鞭急驰，或东或西，马不停蹄，笔不离手，记录下了时代的风云、人民的心声、历史的业绩。应当说，

在拨乱反正和大搞四化的年代，她的这些文章也不啻是一股春天的风。

在文风上，看来邱健同志也下过一番功夫。她的文章不千篇一律，从根本上摆脱了那种“假、大、空”的老一套新闻笔法。她以写新闻人物为主，从生活的角度出发，又没有那种多余的描写和词藻的堆砌，因而朴素动人。多少年来，我们的新闻写作仿佛已经形成了一个框框，记者带着某种意图去采访，将一些符合需要的材料往框框里面装，甚至不惜将活生生的斗争生活抛在一边，搞一些形而上学的概念游戏。其结果，不但语言无味，象个瘪三，而且时过境迁，又去搞另一面的概念游戏，便不免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我认为，作为党的喉舌与人民的喉舌的新闻报道，必须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性和生活的生动性。在这方面，我愿与邱健同志共勉。

文章读完，遍寻目录和书名，却没有找到。打电话去问，回答是：“她又出差了，不知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呢？”“说不准，她在家的时间总是很少的！”是的，这就是邱健，在祖国的原野上，她已经走了许多年，转

眼之间，如今已经过了一个女同志应当退休的年龄，却仍然在不辞辛苦地走下去。这是为了什么呢？一个新闻记者，既要付出脑力劳动，又要付出体力劳动，到了一个地方，也不会受到什么特殊的招待，有时还要碰钉子吃闭门羹的。作为一个老干部，她可以离休，离休以后还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和优惠，有福不享，这又是何苦来呢？可是邱健并不是这样想的。她曾经说过：“我觉得我还能够跑能够写，就想为人民多作一点贡献。”是的，一个作家，或是一个新闻记者，倘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又有着如此强烈的追求，那么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将她和沸腾的生活分开呢？

写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日

“垂暮欣逢此盛世， 愿随青壮赴长征”

——访人大副委员长胡厥文

在一个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日子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在相隔三十二年之后，又重新专访了刚刚愉快度过第八十九个春秋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先生。

丹青寓意深

当我步入厥老那间宽敞明亮、古朴典雅的



寓所时，首先吸引住我的，是一幅醒目的水墨画。画上一只兀立在山崖之巅的巨大苍鹰，目光炯炯，那健翻、铁爪虽饱经风霜，但仍显示出志欲奋飞的气势。从国画大师刘海粟为厥老所作的这幅写意画中，不禁使我联想到主人历尽沧桑而又欣逢盛世的漫长的人生历程。

当厥老知我来访，他抚着飘逸在胸前的银髯，迈

着同龄人罕见的矫健步伐，神采奕奕地从卧室步入客厅，同我握手寒暄，而在我记忆的屏幕上，立即浮现出三十多年前在上海初访时的情景。那时的厥老正处于五十出头的奋发之年，整日为支援朝鲜抗美援朝而奔走。当我笑问厥老是否还记得那次采访时，他若有所思地回答说：“对！对！记得，您当时还是个小青年，曾找我和我夫人沈方成谈过捐献一事。时光过得真快啊，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可惜沈先生已在去年先我而去了，很遗憾，您这次来访已看不到她了……。”厥老讲到这里，心情略露伤感。他沉默了一会，又接着对我说：“抗美援朝战争作为历史已结束三十多年了，但我本人却是通过那次赴朝慰问活动，受到了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真正感受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无比自豪！抚今追昔，真是感慨万端啊！”

厥老越谈越兴奋，谈到建国三十五年来的建设成就，自然回忆起他在旧中国搞“实业救国”的一段坎坷经历。

青年时代的宏愿

厥老诞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5)，即甲午战争的第二年。他的前半生经历了从满清王朝、北洋军阀，到汪精卫和蒋介石当政的时代，这正是中国暗无天日、凄风苦雨、急剧动荡的时期。作为一个爱国

的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业者，他一生的曲折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现代历史的变迁。

甲午战争后，祖国陷入内忧外患的苦难深渊，许多革命先辈和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抛头颅，洒热血，给青年时代的胡厥文以极大的启迪和影响。他认为要富国强兵，首先要有工业，而机械工业尤为工业之本。因此当他一九〇八年在江苏太仓中学毕业后，立即报考了北京工业高等学校机械系。四年学成，他抱定宗旨一不当官，二不执教，立下终身以实业救国、振兴中华为己任的宏志。

一九一九年他大学毕业，经汉冶萍总公司李一勤先生介绍，来到当时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工作。他放弃工程师的待遇，甘到车间当一名“小工”，先当机械工，后当冶炼工。他认为脚踏实地多实践，才能弥补书本知识之不足。他在劳动中不怕吃苦，别人一天干十二小时，他干十三小时，凭着这种毅力和实干精神，提高自己开工厂、办工业的知识和本领。

为中国人争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是战败国。上海同济大学的机械、电器、木工等工场所聘请的三个德籍工场主任，被遣返回国。胡厥文被同济大学董事长沈恩孚推荐为这三个工场的主任，接替了德国工

工程师的工作。在短短三个月内，他把三个工场办得十分出色。一个中国场长赛过三个外国场长，在同济大学内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自此，胡厥文管理企业的才能也初露头角。

在当时半殖民地的上海，胡厥文眼望中国轻重工业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的情况，使他决心创办一个由中国人设计、施工、管理的机器厂。一九二一年，他毅然变卖了祖传的几十亩土地，并由亲友们投资，向德国订购了一批工作母机，在上海唐山路开办了他创业的第一家工厂——新民机器厂。这时他才二十一岁。一九二二年，新民机器厂正式投产，他既是厂长，也是工程师，还兼采购员、推销员，事必躬亲，收到用人少、产品好、效率高的办厂成效。

胡厥文办厂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工厂一开工，他就广为游说，多方联系，主动承接了上海工业巨子聂云台和穆藕初的委托，设计和制造了恒大纱厂的全套设备，以与日商抗争；又为上海中华第一窑厂设计制造过制砖厂和大型压砖机，以与法商较量。

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始人吴蕴初，是胡厥文的同乡和世交。在没有设计图纸，只有一本相册资料的条件下，胡厥文会同全厂技术人员为味精厂制造出面筋机、蒸馏机、调和机、过滤机和干燥机等十多种设备，价格大大低于舶来品。

当时上海滩的洋人，扬言电灯泡中的钨丝精密度极高，中国人根本不能制造。胡厥文不服气，新民机器厂不但连续制造了八台设备，而且生产的钨丝质量达到当时的最好水平，成本则比外国货低四分之三。不久，胡厥文又先后创办了上海合作五金公司、黄渡电灯公司、南京石城窑业工厂、大中机器厂等企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工厂企业都为支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胡厥文的办厂才能，深为当时实业界人士所赏识和器重，他是我国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之一。从一九二七年开始，他被上海机械制造同业公会推选为主任委员，长达十多年。

“实业救国”之路走不通

厥老说，他的前半生为了实现青年时代“强国、富民”的理想，曾苦心经营过不少工厂企业，但在三座大山的夹缝中求生存谈何容易！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争发生后，厥老出于强烈的爱国热忱，为在上海坚持抗战的十九路军制造手榴弹、穿甲弹、水雷等武器。为了抵制日本生铁倾销，他办了一个联合公司，大力推销国产生铁；为了抵制日纱倾销，一九三三年他在上海又办了一个棉布市场，组织一万九千多部木机，集中纺纱，分散织布，协助各厂工人解决生计困难。